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六

說

天說

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  
 之意惟沈顏能知之今其言曰  
 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  
 有功蓋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為  
 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  
 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  
 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  
 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  
 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  
 為柳子設也劉禹錫云子厚作  
 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  
 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  
 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九子  
 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禹錫天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  
 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  
 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  
 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  
 果菘按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菘張晏  
云有核曰菘無核曰菘應劭云木實曰  
 果草實曰菘又一說云有殼  
 曰果無殼曰菘○菘魯果切  
 飲食既壞蟲生  
 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癩痔文說  
癰腫也瘍頭瘡贅謂贅肉癩頸腫一曰久創  
痔後病也○癰音邕瘍音陽疔音尤贅朱芮

切癩音漏瘡文里切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蝎音曷木中  
虫非螿毒音  
 者歎草腐而螢飛腐爛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  
 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  
 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倪切攻穴之蟲之禍  
 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  
 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  
 滋甚懇原田懇耕治也音懇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  
 墓以送死窾空也音款而又穴為偃洩偃洩也溺  
謂之洩音  
 鬼一作偃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

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燔音燔革金以鎔陶

甄琢磨甄居切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音悴

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

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

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

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有之下字故為是呼

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

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

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

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

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

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

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

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

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

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

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

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  
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  
長天之能也陽而執樹陰而摯斂防害用  
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礪鋸義制強  
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  
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  
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  
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  
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

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  
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  
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  
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施則  
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  
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  
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  
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  
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

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  
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  
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寶已喪  
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  
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  
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  
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  
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  
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已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  
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  
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  
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  
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  
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  
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

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  
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  
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郭求蔭于華穰飽  
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  
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  
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  
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  
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

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  
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  
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  
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  
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灘  
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  
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  
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  
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



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沾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

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

早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

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頰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

爲清毋重爲輕始兩位旣儀還相爲庸嗟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贊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馭由

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說

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  
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  
者二百載腥風逆氣瀰漫宇內  
仁人君子為之慟哭故巴蜀不  
臣子矣所以賦杜鵑之詩眷屬  
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塞鴈  
之嘆貓或相乳韓吏部喜而序  
其事以見斯人無慈幼之恩鶻  
能縱鳥柳子從之而為之說以  
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數子皆  
有激而云也韓退之誌公墓謂  
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故卒厄於窮裔觀公此  
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  
而不知報其篇末意

照然鶻胡骨切

有鷲曰鶻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

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

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

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氣左右而易之旦則

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浮圖之跂塔之最

智二切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

荷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

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翮羽

下革反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

之愛也出乎穀鳥子生而須哺曰穀自而

知攫食决裂之事爾攫字下一不為其他凡

食類之飢唯且為甚今恐而釋之以有報也

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

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

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

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煦煦蒸也吁遇况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

者暴之徒今夫梟鵩晦於晝而神於夜梟不

鶴博雅云怪鷗也莊子鷗鵩夜撮蚤察鼠不

穴寢廟左傳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循

牆而走左傳僖七年正考父鼎銘是不近於

煦煦者耶今夫鵩其立趨然趨跳也其動若

然若皮骨相離聲莊子若其視的然其鳴革

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

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鵩者吾願從之毛耶

翹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

東門之外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

各用方色積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

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

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昭朝音

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

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

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詩雨無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國語平公射鵝不死

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楚

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昭十二年楚子次

尹子革鄭丹夕莫見也齊之亂子我夕簡公四

子革鄭丹夕莫見也齊之亂子我夕簡公四

年即位使為政田成子俾之御鞅言諸簡公曰

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趙文子龔

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龔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國語襄子為室美士

瑤也士茁智伯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

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漢官儀故事

暮青瑣門拜故謂之夕故曰大采朝日小采

夕月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則夕

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

刑度天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

矣類一無其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

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斂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毒民其烈如是苛政猛

於虎孔子過泰山之言也泰山屬於魯是時魯之政可謂苛矣毒賦甚於蛇柳子在零陵之言也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白文章謂觸草

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腊謂乾之

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蹠癘癘蹠曲脚也足

也一曰父創癘疫癘也○攣間緣切去死肌

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

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

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  
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  
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  
乎若汝也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  
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汪然涕貌曰君將哀而  
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  
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  
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  
日蹙殫其地之出殫盡也音單竭其廬之入號呼

而轉徙飢渴而頓踣僵也音匍觸風雨犯寒暑呼

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但切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

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

四五焉非死而徒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

之來吾鄉悍音早叫囂乎東西囂音虛矯突

乎南北突他切譁然而駭者譁音下雖雞狗

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

尚存則弛然而卧弛施氏反謹食之食音嗣時而獻



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  
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  
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  
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  
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  
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也吾嘗疑乎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  
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

得焉

稽說

子貢觀蜡歎一國之人皆狂孔  
子以文武弛張之道辭而闕之

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  
蟲蝗癘疫可以黜神暴眊者貪  
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欲歸重  
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天然又  
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為出  
於偶然堯湯水旱非人之罪處  
人事於不可信又孰不委於天  
而盡廢人事耶稽音作或從虫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稽稽祭名也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嘉  
大蜡漢曰臘禮記曰稽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進有司以

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禘祭凡一百八十七坐余方當年穀不登則闕其祀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禮記入蜡以記四方方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愒愒誕音但慢莫官切又莫半切愒

齒兩切愒許兩切愒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

爲心也一字無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

于人也以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而

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

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盲大矣或曰若子

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

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

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字無上豈

人之爲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

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為耶故其罰在人今夫

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

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

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滕公

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蝗不為災虎負子

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而趨劉昆為弘農守崑崙多虎災昆為政三

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為九江守郡多是

虎均下令去其陷穿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

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

切八年七旱者二句莊子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

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

則誕謾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

回何敢先子在回何敢死而曰

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

異亦失之鑿柳子於論語其語

不多異而乘桴一說蓋出於諸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編竹木以渡大

者曰筏小者曰桴

穿鑿之弊○桴芳無切

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  
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  
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  
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  
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拯不得行乎其  
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  
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

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  
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  
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一作以爲而  
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  
追庶幾之說追一作迨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  
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  
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  
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

捷作

說車贈楊誨之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

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時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公反復論辯有二書見于集之別卷

揚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功牢也

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

之所謂者箱也箱所載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

不居匪輪不塗塗謂行於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

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

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考工記凡為輪行澤

欲杼行山欲侔注杼謂削薄其上而輕下而

踐地者侔上下等○杼直呂切軒且曳詩戎車既安如軒如輕俯也軒仰也且曳字本易曳其輪○輕音致

祥而曠左禮記祥車曠左也革而長轂以戟謂革

革車左氏曰長轂九百注巢焉而以望車加

長轂戎車也○轂音穀

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登安以愛

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

輜以蔽內輜說文云輜車前衣車後也字林

輜音垂綏而旼禮記武車綏旌載十二旒而

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

旒旒以祀。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

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

箱箱大車之箱也詩疏達而行之者輪恒中

者軸音逐掬而固者蚤掬戰持也蚤當為爪考

也王切蚤音肩拘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

乎人者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

也轅直且無撓却暑與雨者蓋考工記輪人為

也設敬而可伏者軾軾車前橫板隆服而制者

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

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

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

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

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

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魯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之中矣吾

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

說車以贈唐世士風敝甚矣其相戒約曰君

毀小兒轉園之器以謂寧方爲皂隸不圓爲

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

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楊生誠

能方其中則其外當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

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

流俗者幾希然則柳子之學或見笑於次山

謫龍說當在貶謫後作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竒女墜地有光曄然曄目動也

光也。曄音葉。被緞裘白紋之裏。緞帛青赤色將首

步搖之冠。則步搖冠名言行步貴遊少年駭且

悅之稍狎焉。竒女頽爾怒曰。楚詞王色頽以

艷頽色也。頽音普。各切。又音冷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

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

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

辱塵土中非若儷也。若汝也。儷偶也。儷郎計切。吾復且

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

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脩並音宵。

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  
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  
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

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

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教怒衝涌。教

天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

禽。敷舒爲林木。竭巖爲宮室。竭巖山高貌。上苦曷丘葛二切。



下魚列于葛二或作竭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  
洞窘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窟與  
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葩披巴切臭朽馨  
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  
一無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古委切與人之賢  
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  
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  
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  
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

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禍  
賊僻邪音務又莫候切罔人以自利者其所  
降率恒多清明冲淳恒字無不為害者彼非無  
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  
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  
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公之為羆說蓋有所指而言

鹿畏羆羆獸名說文羆劉也似羆羆畏虎

畏羆

說文羆如熊黃白色

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

音昔云持弓矢罌火

罌瓦缶也音鶯

而即之山為鹿

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

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

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

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

說文摔持頭今髮也昨沒切

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晉王嘉拾遺記

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

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暉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

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驂

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

氏之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後之好事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為詳

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作來觀其狀甚怪

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螳螂蟪蛄

言曰譚魯以南謂之螳螂其書尤不經世多有

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

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

曰其形類蛇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媧公蛙切孔

子如俱頭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者蒙俱之頭俱方相也音欺若

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

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

四足而蹄齧草飲水齧齧也一也推是而至

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

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

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

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

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音蟻一本作蟻

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

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

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

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

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一作問故終不能

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古之聖人有若牛蛇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嘆鶴言之為怪柳子曰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蒙俱之問終不能有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有以欲焚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槩之以人而不信其為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蓋大同而小異

東吳韻雲

鵬按壽梓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六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七

傳

宋清傳

公此文在謫永州後作蓋謂當時之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棄寒有愧於清之為者因託是以諷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

居謂有自積也

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

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

讐賣也音售易音異

咸譽清疾

病疖瘍者

疖卑履切一本作咸

亦皆樂就

清求藥翼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

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  
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  
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  
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  
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  
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  
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作賒一不害清之爲富  
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

得直則怫然怒

拂音拂

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

利不亦翦翦乎

翦子

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

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  
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  
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  
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  
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  
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

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姓郭號橐駝馬類背肉似橐故以名之

然天下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解牛得養生間鑄金得鑄人爲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不知橐駝傳宜其有爲而作也○橐駝徒何切音託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釋文瘻偃疾也隆○瘻隴主切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豪下字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乳化曰孳孳音字又津之有切○字一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

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  
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作亦其時也  
若子音蒔種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  
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  
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  
焉則不及焉一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  
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警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哉一作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

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勗勉也督

爾獲蚤繅而緒繅謂繹繭爲絲蘇曹切蚤織而縷字

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

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作喜一不亦善夫

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有字

童區寄傳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

坡有劉醜廝詩云此可名區寄

追配柳之蕘恨我非柳子擊節

柳先生曰越人少思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

自毀齒已上說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亂也

父兄鬻賣鬻音以覲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

縛鉗楛之鉗者以鐵束之楛手械至有鬚鬣

者鬚長鬣也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

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么小漢官因

以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

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

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元和

管事桂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

且蕘蕘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

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墟寄偽兒啼恐



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  
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  
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  
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  
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  
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  
即藏其刃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  
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

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兒  
氏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  
兒幼愿耳刺史顏証証音奇之初爲柱管証果卿之孫元和  
察使。証音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  
証又之刃切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  
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而討殺  
乃令爲荆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  
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公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設也

然彼王承福巧者而得傳於柳味

猶此揚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味

此傳意大抵出於孟子孟子言

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

異於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

木之能者乎孟子言教玉人

彫琢之為非是何異於梓人所

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地不奪

於主人之固不由我則地不奪

牽制者乎

裴封叔之第

名瑾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

門願傭隙宇處焉

說文隙院塞也當作隙寫

卷所職尋引規矩繩墨

尋八尺引十丈尋家

不居礪斲之器

礪音卓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

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

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

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

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

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

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  
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  
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  
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  
上棟易上棟下宇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  
賈誼傳天下園視而起注云驚愕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  
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

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

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

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

師里胥徒隸給徭役者鄉師一鄉之長里胥

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

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

外薄四海尚書文有方伯連率王制千里之外

帥國以爲連連有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

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漢制卿小者置嗇夫

一人版尹掌戶版者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

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

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銜行且賣也音縣

不矜名不

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

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  
也听听然笑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  
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  
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  
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  
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  
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  
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

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  
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

則圮

圮毀也部鄙切

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

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  
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  
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  
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  
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周禮考工記之文今  
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司馬

長卿名相如以名慕蘭相如者

也辭有蘭氏所不為牛僧孺字

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

好諫之高節而市人行有汲直

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

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鞵眼空

四海而李赤惑於妖鬼以世為

溷以溷為帝居清

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

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人二字

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

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

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

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

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

其脰經縊也脰項也音豆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

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

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輓而

圓封之卧不闔口曰輓音展又為書博封之

訖如廁夕一有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

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  
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  
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  
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  
清都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  
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  
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  
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  
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

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  
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  
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  
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  
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  
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  
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  
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  
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

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  
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  
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  
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  
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  
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并題跋見本集

蝨蝨傳

人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已古則為其所歎子厚知此其情王孫則為其竊食自實也其招海賈甘溺所以哀零陵之氓貪重負以至死所以閔蝨蝨之蟲戒之

蝨蝨者

蝨蝨爾雅作負版

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

取印其首負之

印音昂亦作仰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

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

因一作固

卒躓仆不能

起

躓知利切什音赴又音匍

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

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

深矣然規權逐私卒陷黨籍將言之不能行歟抑其及禍而後悔歟又曰橐駝善負愈重而後起然工於為人故獲養而無害負蝨過物愈貪而不已然無所用故受禍而莫救公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



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  
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  
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  
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  
之死曾一本有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  
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口曹文洽李

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挺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沈盈珍疑於長樂驛中夜殺之

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  
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  
遂自沒明且門不啓驛吏排之  
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  
異之口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  
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  
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情知軍事  
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二公傳  
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傳  
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  
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七

東吳龍藥  
鵬枝壽梓

書